

浓浓上海闲话 唯有新民晚报

老建筑里听老歌

文/徐鸣

弄堂茄山河

跟今朝介许多琴童勿同,阿拉小辰光爷娘根本呒没条件让我学乐器,只是自家跟垃隔壁头几个年纪相仿个穿开裆裤朋友一道弄弄笛子吹吹,又呒没老师教,所以学了一歇歇就吹勿下去了。现在人长大了想腔调浓点,还像煞有介事去听听音乐。不过要是音乐会票价定了老高,我也勿大愿意去个,人家伙讲我老疙瘩个。

上海音乐厅个“星期广播音乐会(简称星广会)”倒配我胃口。星广会始终坚持高质量、低票价、普及型、服务性宗旨,另外聘请四眼哥哥王勇博士进行现场讲解,听得懂。再有上海音乐厅还是上海个老建筑,过去叫南京大戏院,其欧洲建筑风格拉拉上海滩浪邪气有味道,乃末老建筑眼眼叫碰着老歌曲。今年3月18号星广会特地为“怀旧金曲1000期”举办专场。《怀旧金曲》是上海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个名牌栏目。据该栏目第二任主持人方舟介绍,像甬能介每礼拜一播个栏目可以开到1000期是蛮稀奇个。

甬日我还呒没跑到音乐厅大门口,就围上来好几个黄牛问我

票子有哦?我再朝四处一瞄,看到黄牛手浪也呒没戏票,伊拉伙像无头苍蝇乱穿八穿到处讨票子。实在是音乐厅售票处连立票也卖个精打光了。甬日整场节目绝对精彩,尤其是现场播放了该栏目个创办人之一、香港个查理林个讲话录音。老先生八十多岁了,本来想亲自来上海参加盛会,但是主办方考虑到查理林个年纪勿饶人,只能让伊遥控祝贺。还有《怀旧金曲》第一任主持人张培生前个讲话录音。张培字正腔圆个声音仿佛令辰光穿越,使得观众们唏嘘不已。4位主持人方舟、陆明、无方跟梁妮伙上台发言表达了心声。方舟跟陆明还合作演唱了另一位创办人老王伯伯(即王奔贤)生前最喜欢听个一只英文歌曲《YOR ARE MY SUNSHINE》。

二十年歌声依旧,一千期乐海回眸。当最后一只歌曲《友谊地久天长》响起来个辰光,全场(基本上是中老年观众)起立同声大合唱。坐拉拉我前头一排一个身穿大红开衫、戴副金丝边眼镜个老克拉激动个拿手指末头摆拉嘴巴里,吹出动听、响亮个口哨来。甬辰光我个眼眶湿叽叽,真个老感动!全场观众也一定会的拿甬个感动个一幕永忘记拉脑子里向。

水龙头哗哗汰衣裳
弄堂里飘飘万国旗

亦君/画

大师名家

“第一个问题是普通话和方言的矛盾的问题。李大钊先生曾经提到,我们如果要真正做到大众化和中国化,我们必须更多的应用地方土语,这是完全对的。可是在这里有人说,如果作家们都用他们家乡的土语,那末结果他们的作品只有他们的同乡能懂得完全,而别的地方的人家很难懂,这样一来,岂不是反而不大众化吗?我想在这里的确存在有一个矛盾,而这个矛盾的解决办法,就是以目前所流行的普通话为骨干,而不断的补充以各地的方言,使它一天天的丰富起来。虽在最初的时候,看起来未免有点生硬,或甚至还要加以注释,但习惯用久了,它也就自然的构成为语言的构成部分。此外,我们也不妨以纯粹的土语来写成文学,专供本地的人阅读,这些本地文学的提倡,一定可以发现许多土生的天才。这些作品,我想在将来的文艺运动上,是必然的要起决定的作用的。”

——黄药眠:《中国化和大众化》,香港《大公报》1939年12月10日

依问我答

问:为啥“我的朋友”、“冷冰冰地讲”当中个“的”、“地”,上海话个规范写法是“个”,而勿是“格”或者“额”、“呃”?

答:北方话上述的“的”、“地”的虚词用法是从古汉语指示词“底”虚化而来个,吴语当中的上述用法其虚化的途径是另外一条,是从古汉语指示词(再早用作量词)“个”虚化而来的,语言学家有关专门个论述个论文老长个,甬搭勿便转述。但甬个是语言学界的共识,现在中外语言学学者在最权威《方言》杂志浪向研究吴语伙用“个”字。甬搭再举两个文献浪个例句:“湿时节好像海蜇个风味,干时节像荷叶个蓝班。”(明末冯梦龙《山歌》)“依等一等,我去叫落脱票子个人来,大家当面白话。”(1908土山湾法国传教士《土话指南》)“甬个人”、“我个书”中个“个”读音一致,上海老派伙读“ghek”,也有进一步虚化,声母失落读为“hhek”个。

“格”字个上海话读音为“gak”,一不是浊音声母,二韵母也不同。如作为同音字替代用法,“格”只能代写读清声母的老苏州话(但现苏州方言词典中也写“个”),却勿能代上海话。有个人可能看惯了苏州话文献,就用伊代上海话了。由于有些年轻人习惯用普通话输入法去打上海话,结果造成了普通话音和上海话音相混,用普通话读音的“额e”或“呃e”来代写读浊音入声音的“个hhek”,“额”辣上海话里读“ngak”,“呃”上海音读“ngek”,跟“个”并勿同音,即使是有时必要用同音代替,也必须用本方言个同音字,勿能用另一个音系个读音来注上海话字个音。何况汉字是表义文字,勿是表音文字。所以“额”、“呃”的写法是错误个。

灶披间

上海走油蹄髈

文/唐瑞清

拉拉中国八大菜系猪肉类佳肴当中,我顶馋上海“走油蹄髈”。辣陌生头一看,勐觉着浑身绛红,油晶光亮,鼓鼓墩墩,有眼吓丝丝,实际浪吃口勿大油个。

伊经过清水笃、油锅焯【zou】、笼格蒸,勿再肥膘油腻,而且精肉韧爽、肉皮松绵,还透着浓郁骨髓香气哩,味道邪灵。伊卤醃肉嫩,本帮风味浓醇,上海滩浪几乎家喻户晓。

老早点子,外公掌勺大饭店,时常有人请帮忙烧几桌。外公讲红白事个台面浪要末“走油肉”、要末“走油蹄髈”,迭种大菜基本少勿

脱,烧蹄道菜是伊拿手好戏。伊为掌握甬门绝活,特地去朱家角拜师学艺,埃面是上海“走油蹄子”个摇篮。相传洪武年间,周庄人民沈万三勤奋经商老快暴富。发迹后嗜好杯觥交错,升平歌舞通宵达旦,每夜单为守卫及打更巡夫者就足足提供十坛老酒搭仔三十盘蹄髈,让伊拉敞开肚皮啖吃。辰光一长,有人感激东家,就拿甬种蹄髈称作“万三蹄”,别名“丁蹄”。万三引以为豪,每趟宴请重要客人,除清蒸鳊鱼、姜汁回螺、熏焖鲳筒等菜肴外,少勿脱“万三蹄”。可是有一趟,辣招待一个官员辰光,听伊诘问:何如拿更夫者

食物上台焉?沈万三勿置争辩,叫人端了下去。但万三何等精明之人,岂容“万三蹄”受嘲讽,脑筋一动,决定辣邻县朱家角也砌炉灶。伊搭庖丁携手烹饪弄出“走油蹄髈”,搭原来“丁蹄”佳名齐飞,诱人味蕾。隔年,甬个官员又来了,吃好击掌穷叫“熨”,临跑还有失风雅顺手带一只回转去,晃晃手头蹄子:叫啥来哉?沈万三灵机应变,因朱家角地处松江管辖,答道:“上海走油蹄髈”。外公讲甬只故事绘声绘色,像自己经历一样,辣屋里每趟烧“走油蹄髈”,总归要讲拨我听。我有常时馋癆虫上来,想叫伊烧拨我吃,

外公总归答应爽快:便当……

啥人料到真巧我长身体当口,反倒吃勿着哉。甬个辰光买物事样样凭票,我缠绕外公,伊苦仔面孔两手一摊:拿啥烧啊?平日脚肉粒屑难落眼。伊讲伊也欢喜吃,现在蒸笼搁置,爪篱废弃,连哪能烧法伙要忘记脱哉。光阴荏苒,外公想吃“上海走油蹄髈”,念想成疾。我看伊踌躇病榻浪神情,心中有了主意,好拉生活已开始转机,农副产品有所亮相,乃末连忙赶到朱家角,勿过等我返回,邪遗憾邪遗憾,伊已闭了口眼。

事体过去几十年,眼下国富民丰,“上海走油蹄髈”辣大超市伙有出售,想吃随便买。我天性欢喜吃伊,现在吃,又多仔一个情结,就是多了一份对外公个思念。

写好方言 丰富语言

文/胡宝谈

依讲伊讲

陈寅恪先生讲过:“中国的文化保存在语言中。”方言写起来,中国文化越加丰富,越加多样,多元博采,又上一层楼。葛佬上海话可以写,勿是啥人家下指示,勿是啥地方下指标。

夜报介许多上海话文章,是老百姓自家欢喜看自家欢喜写出来个,因得“社会的发展总的趋势是越来越走向语言和文化的多元化和平民化,而不是走向单元化和精英化”。①

看啥伙要看四处八路。文学浪个普通话赛过越多越是高,方

言赛过越少越是好,顶好是呒没。拿方言看看轻辣脚底下,赛过普通话大黄鱼,方言橡皮鱼,葛佬“方言保护”刚刚起只头,赛过橡皮鱼卖大黄鱼价钿,热门了吓一跳,吓出来“方言神话”哉。中国方言文学勿是中国文学?侬老里八早“书同文”,方言写个也是汉字,只是普通话有个字勿用了,方言还辣用。碰着方言独有个特色词,有种注释清爽就好。方言里冷僻字勿见得比古文多,又加上勿是外国面孔只只陌生,侬好照牢注释读古文,读外文,啥体勿好照牢注释读方言?多读读,注释也好虱开。上海话写个,吴语区大一半看得懂,别个地方看勿懂,也好写自家个方言。勐忘记侬一个省人口常庄顶人家几个

国家,勿是一小撮人,好好叫比硬劲辣脑子里翻译一遍写仔普通话来得活剥鲜跳、活龙活现,因得勿关啥地方,母语差勿多侪是方言,啥闲话比母语亲?

方言呒问题。问题倒是正音正字。勿写正字,照普通话个发音烂写一泡,“味道”写“米道”,“瞎好吃”写“哈好切”,汉字变表音文字了。迭个是语言障碍,读起来赛过读天书。好得有仔《上海话大词典》,只只字伙有标准写法,问题解决哉。哪能原旧七支八搭,“邪气”想着歪风邪气?葛末“很”就是“险恶、凶暴”,“蛮”就是“野蛮”,“非常”就是“不正常”,“打朋”是请朋友吃生活哉。“邪气”写啥“霞气”,“霞”是用普通话个音读上海话,上海话“霞”发音[yha],真正上海人哪

能勿晓得霞飞路?“邪气”里“邪”发音邪[xhia],一眼也勿搭界,真叫硬装斧头柄。“窝”,上海话佬吴语佬,里头只有“窠[ku]”,呒没“窝”。啥体呒没?侬老祖宗个文化,侬老祖宗个历史。

汉字勿是“一向灵活”,吴语文学有三百多年历史。上海话有局限哦?有个。普通话也有局限,依美国去人家也听勿懂。有人出闲话,讲讲又听勿懂,写写又看勿懂,意义有哦?有个。侬要地方戏剧啥意义,啥体勿统统改成功歌剧?侬要博物馆、美术馆派啥用场,啥体勿统统改成功快餐店?回答邪气简单,侬上海人,上海话是母语,母语是侬根本。人家听勿懂侬母语,乃勿成侬母语勐哉?

注:①《上海俗语》,钱乃荣引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语言研究所长沈家煊论文的话,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5-1